

海王邨古籍叢刊

百

川

學

海

海王邨古籍丛刊

百川學海

宋·左圭輯

中國書店

海王邨古籍丛刊

百川学海

左圭

*

中国书店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昌平新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31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00

ISBN 7-80568-162-7/Z·15

定价：25.00元

《海王邨古籍叢刊》出版說明

中國古代的典籍文獻，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歷史的升華，充分表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近些年來，隨着古籍出版事業的繁榮發展，一些大型古籍叢書如「四庫全書」、「四部備要」、「四部叢刊」等陸續出版，為繼承和保護祖國傳統歷史文化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僅僅幾部大型叢書，只能反映中國古籍的鳳羽麟角，並不能滿足對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和發展的需要。因此，為再現中國傳統文化的風采，提供更為豐富的歷史資料，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中國書店精選部分學術水平較高、版本流傳稀少、實用性較強的古籍圖書匯輯成《海王邨古籍叢刊》，影印出版。

《海王邨古籍叢刊》所遴選匯輯的古籍包括歷史典籍、考古論著、文學專集、法律匯典等各個方面圖書，範圍廣而博，內容鮮而優。其中少量古籍雖已收入其它叢書，但版本、校勘各異，並為廣大學者所急需，故仍匯輯在本叢刊之中。

本叢刊之所以稱為《海王邨古籍叢刊》源於北京琉璃廠文化街的歷史地名。

琉璃廠在遠代時是南京城（今北京）東門外郊垆的小村落，稱為「海王邨」。曾一度因修建起遼金時巨刹延壽寺而成為繁榮之所。元代，這裏開始建立琉璃窯廠，「琉璃廠」便由

此得名，而「海王邨」漸漸被人們所遺忘。清康熙年以後，琉璃廠逐漸繁華，到乾隆年間發展成爲「九市精華萃一衢」的文化街。在長約兩里的街道上，集中了近百家經營古舊書刊、文房四寶、碑帖字書、金石篆刻、古玩珠寶、手工藝品等店鋪，鱗次櫛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和櫥窗，被譽爲「中國博物館街」。

中國書店座落在琉璃廠文化街上，它在幾十年的歷程中收集保存了數以萬計的古舊書刊，其中有許多稀世罕見的善本古籍。我們出版的這部古籍叢刊，絕大部分是從中國書店收存的善本古書中精選匯輯而成。爲恢復和發揚我國古舊書店的傳統經營風格，保持和突出北京琉璃廠的文化特色，乃將這部叢書定名爲「海王邨古籍叢刊」。

《海王邨古籍叢刊》是中國書店匯輯出版的第一部古籍叢書，它的出版將爲文化學術研究提供豐富的古籍資料，參考價值高，卷帙浩繁。我們將在諸方面的支持幫助下，努力尋求最佳版本，向廣大讀者奉獻出一部內容豐富、版本稀少、裝幀出色、宜於普及的古籍叢書，希望得到學術界、文化界的批評指正，爲繁榮文化學術事業做點微薄的貢獻。

中國書店

一九九〇年二月

自宋俞鼎孫儒學警悟一書出意園遺笈江陰
繆荃孫註為策書主祖鄭重付湘既校刊行世
矣平心論之俞氏雖綜輯諸書究係專收時代
近接學派相同之作且另編目錄統排卷次註
非各還各書過宋儒鳴道集合編漁溪陳水橫
渠諸書之比以書有傳本詳
藏風堂文續集與後宋諸書不分派
別不限年代者猶有不同類最得其實若求其
蒐采淵宏體例完備於學術得融貫之益於原

序

書無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編如百川之歸海名
實相副巨細無遺開從末索刻之風為後世禁策
書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學海庶幾足以當之惜
乎原書流行絕少藏者都非宋槧咸淳以後
翻刻有三弘治無錫華氏本嘉靖莆田鄭
氏本一坊本坊本擅易原書不足討論鄭本原
書仍舊而併十集為廿卷目次行格亦均不同
歸安陸氏曾析為百目散入石宋樓藏書志其

第一種九經補韻行格悉與鄭合是陸氏不但未
見宋本且未見華本華本目次雖更行格未改
以陸氏收藏之富甲於東南乃所得不過鄭本
即侈然以為宋本其他更何足論而真宋本久
如星鳳亦從可知矣庚申冬月忽聞盤山行宮
舊藏宋本流落殿肆一時懸金爭購卒為折肆
張君鴻卿先得鴻卿與湘夙契始得假覽其緒
墨之古茂字畫之精嚴鋒鋷如新氣息醇穆實
使人不忍釋手觀其印記知為文氏停雲館舊
藏後入泰興季氏崑山徐氏玉簡齋刻傳是樓
宋元板書目內載宙氏二格宋本百川學海三
十冊迨即此書不知何時佚去四冊現存九十
一種無論註世諸家即百年未藏書先哲亦多
未見洵可謂藝林瑰寶鴻卿鑒湘萬嗜慨然割
愛湘收書垂四十年甘苦深嘗晚乃獲此既感
良友見惠之雅自慶垂老墨緣之厚因與江安

序

傳君沅州商權景刻終以未得左氏原本之序

目為憾已已夏沅州東遊於宮內省圖書察得

觀咸淳真本內缺五冊計十餘種均以華本鈔

補而首帙猶完序目俱在模刊補入且攝影留

真以徵文獻所缺學齋佔畢則借德化李氏

山陰氏印記即此書內佚出者餘則仿咸淳本字體錄華本以

足之長洲章君式之禾中唐君立厂代任校

讐湘寢饋不報六易寒暑戊辰三月子役濟南

序

三

携宋本及刻樣以自隨適南北交關東鄰突起

大攻猛烈城市幾墟羈旅艱危生命如髮一身

之外惟餘此書畫則屏息檢校夜則束以代枕

如是決旬始免於難旋津之日式之舉馮已倉

洋湯避兵手寫汗簡以為比而流離顛沛蓋有

過之今者剞劂告成古鄧山人之流風遺韻賴

以不墜湘之幸獲此書與諸君子之獎掖黽勉

助成之者為不虛矣全書為黃岡饒星舫一手

影模星舫囊容藐風多識古籍與湘游亦十稔

所刻諸書皆出其手儒學警悟亦其一也而於此

用力尤勤不圖報育未竟遽歸永夜僅錄姓氏

於茲莫與善模宋刻之許翰屏並傳此則湘於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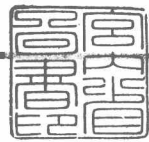
幸之餘又不能不感喟像之也

太歲在庚午春三月武進陶相蘭泉氏識



序

四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
觀而不可盡先儒嘗有
斯語矣夫人以區、聞見將
欲周六下之書言雖沒世窮
耳曾未及太倉之稊米然
則記錄之書其可闕乎古

序

今紀載至多往、好古者類
於迂務旁者隣於誕詳
則贅簡則略無他各局
於一體也余舊哀難說如
十種日積月累殆逾百家
雖編纂各殊醇疵相半

大要足以識言行裨見聞
其不悖於聖賢之指歸
則一揚子雲有言百川
學海而至於海又曰川雖
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夫川
惟其汙而不息故能合衆
水而朝宗使其或止或停
或有所限而不通則潢潦
溝澮而已矣人能由衆說
之汙派溯學海之淵源
則是書之成夫豈小補
因書諸梓以傳其傳

序

百川學海標目

甲集

鍾輅前定錄

馬氏古今註

庚溪詩話

陳錄善誘文

釋常談

思陵翰墨志

楊彦瞻九經補韻

呂居仁官箴

趙元素鷄肋

石湖梅譜

乙集

李國紀厚德錄

河東先生龍城錄

竹坡詩話

王文正公遺事

胡太初畫簾緒論

曹陶齋法帖譜系

李肇翰林志

陸鴻漸茶經

寶子野酒譜

戴慶豫竹譜

丙集

東坡志林

晁氏客語

許彥周詩話

胡國器耕稼錄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

孫過庭書譜

戴氏昇璞

歐公試筆

開天傳信記

石湖菊譜

丁集

燕翼詒謀錄

子俞子瑩叢說

右山詩話

孫君子談圃

朱彥可談

堯章續書譜

謝伋四六談麈

歐公牡丹記

而名之曰百川學海云
肯昭陽作噩歲柔兆
執徐月古鄮山人左圭
禹錫叙



序

目

洪芻香譜

史老圃菊譜

戊集

濟南師友談記

劉賓客因論

溫公詩話

李東谷所見

宋敏求退朝錄

黃伯思法帖刊誤

諸華谷祛疑說

李涪刊誤

東溪試茶錄

劉蒙菴譜

己集

周益公玉堂雜記

蔡邕獨斷

珊瑚鉤詩話

王文正公筆錄

王君玉國老談苑

元章書史

張又新煎茶水記

陳仁玉菌譜

贊寧筌譜

本心蔬食譜

庚集

蘇黃門龍川略志

王公四六話

貢父詩話

梅屋獻醜集

顏師古隋遺錄

書斷

洞天福地記

元章硯史

陶隱居刀劍錄

陳思海案譜

辛集

疎寮子略

宋景文公筆記

東萊詩話

康節漁樵對問

疎寮選詩句圖

寶章待訪錄

南方草木狀

恠山癡譜

洪景伯欽硯譜

蔡君謨茶錄

壬集

疎寮騷略

韓忠獻公遺事

石林詩話

誠齋揮麈錄

文房四友除授集

法帖釋文

師曠禽經

韓彥直橘錄

端硯譜

牡丹榮辱志

癸集

學齋佔畢

藥城遺言

六一詩話

西疇常言

道山清話

海岳名言

丁晉公談錄

蔡君謨荔枝譜

王觀芍藥譜

硯譜

後集見刊

百川學海

甲集



鍾輅前定錄

馬氏古今注

唐溪詩話

陳錄善誘文

張常談

思陵翰墨志

楊彥瞻九經補註

呂居仁官箴

趙元素雞肋

石湖梅譜

前定錄序

崇文館校書郎鍾輅纂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顛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閣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筐篋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云爾

鄭虔

裴諝

劉邈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泰

韋泛

陳彥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隲

沙門道昭

前定錄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違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

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還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求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前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伴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汙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

客其一曰武微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貶外郎貶為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諝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運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

前定錄

患遷謫事固已前定其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某佳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萊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去此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

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微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絮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換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邀之

彭城劉邀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邀之從母弟共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邀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

前定章

三

邀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邀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肝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邀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邀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邀之乃具饌既食邀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過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豫穎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

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爲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轡至暮腹脹而卒穎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邀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今在任無政皆假據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墊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前定章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壻有誠詞矣無何逼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槁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因

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大即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志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

前定錄

五

驚覺悲悅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章安員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

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為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為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為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僮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

前定錄

六

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為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恩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往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厝中除懷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勸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

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轅

吳郡張轅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權筦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已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入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為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一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為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為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

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抑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抑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抑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違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標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三百萬

伊宰乃以二十萬貲歛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貲焉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混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日遂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麋一器上以一半賜晉

前定錄

九

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資曆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

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還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固求宋堯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前定錄

十

杜思溫

自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苟家背中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焉

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
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
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嘗爲君
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
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
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
禍非獲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
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章令公公甚重之
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
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
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章令公
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
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
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存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
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夫一局而來者雲集自
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屨往生爲
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
才華不宜爲此色悵然而去王生日君無快快此
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日
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
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紙書可
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紙不爾當大咎

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揆才華族望
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
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
璆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素聞其才請爲
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
甚佳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
揆所爲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
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如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
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
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
孔雀表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就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
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
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
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遂命駕往宣
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
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
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饑餓子
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
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尚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
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聞者入白遂巡聞
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敘泣良久曰吾以汝
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